退溪
高峯往復辯論

# 四端七情 中

四端七情分理氣往復書卷之二

答上退溪先生再論四端七情書

年前伏因來辯僭修論四端七情書仰徹左右非敢自以爲是也亦欲歷陳鄙見以覬大君子俯以正之爾人回書至謹審不外之旨忻幸亡以喩但承條報之示擬在冬間尋常瞻跂之切與日俱積乃於十一月晦間伏奉手札仍得拜領辯答書一通纖悉昭晰該盡同異伏以讀之蓋累日不能已焉伏惟先生以盛德大度加之以日新之學其於性情之實聖賢之言固已洞

澈而無餘矣然於辯論之際常若不自足者不以己能而忽人之言不以己長而愧人之短虛己受人不吝不厭一字之差必改而不掩一句之偏必陳而無隱既有以自崇其知而又有以開牖乎人夫如是雖以大升之無似而亦庶乎涵浸薰陶洗濯刻礪有以不廢乎問學焉此誠古人之所難能者而先生能之大升何幸於吾身親見之哉幸甚幸甚竊詳辯答條款凡三十有幾而所已同者十八條所未同者十七條而所已同者皆大節目所未同者或小小餘論也

因其所已同而核其所未同則其所未同者亦將終歸於同而已矣而況其間又有本同而趨異者雖於下語之際或失秤停而似覺趨異至其大義所在則又未嘗不同乎幸甚幸甚道理在天地間本無二致聖賢議論俱在方策而今日所相講劘者初非求勝而不務諸道乃欲明道而兩無私意者其終歸於同者又可必也或於其間頗有一二處未合雖曰所見之不能無偏而自是小疵唯不敢苟同而終欲切磋以求至當之歸者乃大人君子虗心公正之所為也

先生既以此自任大升亦何心而敢欲自外耶
伏願先生終有以教之也雖然此間亦有所可
疑者不敢不仰禀焉蓋大升前日之所論憂盛
辯之似涉分開而剖析或過於偏重先生今日
之所諭慮鄙說之反歸鶻突而提誨又至於太
拘此等言論似皆欲申所見而反累正氣者亦
不可不察也此意固未知先生之謂何然若以
愚度之不如虛心平氣各盡同異之見毋以彼
而廢此毋以內而疑外毋以先入之言為主毋
以他人之說為客博以考之精以察之然後庶

幾弗畔於古人而為講習之大益也又請以一事譬之有如兩人同驅一馬而有所載其所載之物不能無偏重行路搖搖左低右昂東邊一人慮其遂倒撑而起之則翻了西邊西邊一人慍其致翻乃復極力撑起則又倒了東邊如此不已終無得平之勢將至於傾側而顛仆矣不如兩人協心齊力一時撑起或所載有偏重者亦須隨宜推移則庶無低昂傾側之患而可以終踰絕險遠到而同歸矣今段所爭頗亦類此伏乞以此意思看如何幸甚幸甚辯答條列中

蓋有鄙意所已同者亦有所未安者敢述管見仰冀指教伏幸不惜反復何如但大升於此道理素未精熟而信口覼縷之際尤覺易致差謬非徒辭氣精神不能無所撓害而惴惴焉惟獲罪於左右是懼伏惟先生察其愚不録其罪而垂仁終幸焉

第一書改本

大升狂妄抵冒敢於前日之書仰稟求辯有未安處固已犯不韙之罪矣然鄙意所在則嘗竊以為學者於講論道理之際不可苟且雷同故

輒欲傾竭下懷以祈鐫譬爾非欲詆斥之以逞
私見也伏蒙先生以包蒙納婦之量非惟不以
爲罪而乃復虛受之俯賜諄諄之答幷於辯書
本文多有修改以開迷惑之智且誘之使言曰
明以回敎此非盛德大度幾於無我者何以至
是不勝幸甚謹詳辯中所論果如誨諭之云如
統論性情則曰未有無理之氣亦未有無氣之
理如論四端則曰心固理氣之合論七情則曰
非無理也等語豈有不合於先儒之論者哉而
眞所謂鄙意所同未有多於此段者也但於其

下乃以四端七情分理氣作對句子兩下說破
則語勢似不能無偏重頗覺有撞翻了這坐子
者故鄙意曾以為疑今乃改其未安處則其分
明歷落者又非前日之比迺敢不更加精思以
求自得之乎獨外物之來易感而先動者莫如
形氣及外感則形氣等語尚恐不能無偏敢用
再禀幸乞稱停何如且四端七情非有異義及
反以四端七情為無異指等語似非大升本意
蓋鄙說只作四端七情初非有二義而今曰非
有異義又曰為無異指則語意頗轉走了鄙說

本意矣又不究四端七情之所從來槩以爲兼理氣有善惡之語亦非大升本意蓋鄙說以爲四端乃七情中發而中節者之苗脉而前書亦以爲四端與七情中發而中節者同實而異名則固非槩以爲兼理氣有善惡也今乃不蒙細察而誨諭又曰公意以爲四端七情皆兼理氣有善惡同實異名不可以分屬云云則是大升之意終不能自伸於先生之崇聽也如之何如之何抑大升前書以爲七情兼理氣有善惡故其發而中節者乃根於理而未嘗不善者也其

發不中節者則乃雜於氣而或流於惡矣而四端自是理也善也故以爲與七情中發而中節者同實而異名云云前後縷縷皆不出是意而其間又有四端亦氣之說者乃爲來辯安有在中爲純理而才發爲雜氣之語而發以明四端非無氣之實也又有四端不中節之說者蓋常人之情不無氣稟物欲之累或天理纔發而旋爲氣稟物欲之所拘蔽則亦有不中節者爾非固以四端亦兼理氣有善惡也其曰不可分屬云者則蓋鄙意以爲七情兼理氣有善惡者前

賢已有定論而今乃與四端對擧互言以四端爲理七情爲氣則是七情理一邊反爲四端所占而有善惡云者若但出於氣此於著圖立象之意似未爲盡耳非專以爲不可也不然只以大綱說是理之發是氣之發如所謂天地之性氣質之性之說則亦何有不可者乎伏乞明證何如

條列

竊詳辯答條列凡三十五條而所謂錯看者一條覺失稱停者四條本同無異者十三條本同

而趨異者八條見異而終不能從者九條其別
亦有五焉論曰除錯看一條外類成四截而四
截之中又約而言之不過爲二截而已而覺失
秤停者固皆本同之類而本同趨異者卒亦同
歸於終不能從云云夫同異之辨既不能齊則
從違之論亦難以槩者固其理勢之必至何足
恠哉雖然所謂覺失秤停者固皆本同之類則
本同趨異者豈必同歸於終不能從者耶而況
所謂終不能從者亦非如水火南北之相反特
於毫釐之間有所未契耳若虛心平氣從容反

復則亦恐未必不歸於本同之類也所諭有得於誨語之云則乃先生謙光之說也大升固不敢當至於所見始同而終異之云則亦不敢不以爲稟焉其曰公意以爲云云者適固已具稟於前段矣其曰二者所就而言本自有主理主氣之不同者則愚竊惑焉蓋孟子剔撥而指理一邊時固可謂之主理而言矣若子思渾淪而兼理氣言時亦可謂之主氣而言乎此實大升之所未敢曉者伏乞更以指教何如

首條第二條

今按此二條所論皆精深微密直窮到底疎迂之見無所復發其喙矣蓋如曰非只有理然猶可以專指理言則氣質之性雖雜理氣寧不可指氣而言之乎又如曰就天地人物上看亦非理在氣外猶可以分別言之則於性於情雖曰理在氣中性在氣質豈不可分別言之云云者判得理氣界分以明分別之說可謂十分詳盡也雖然以愚意推之則亦似未免微有主張分別之說之意故於古人言句或有蹉過實意之偏也請試詳之朱子曰天地之性則太極本然

之妙萬殊之一本也氣質之性則二氣交運而生一本而萬殊也氣質之性即此理墮在氣質之中耳非別有一性也愚謂天地之性是就天地上總說氣質之性是從人物禀受上說天地之性譬則天上之月也氣質之性譬則水中之月也月雖若有在天在水之不同然其爲月則一而已矣今乃以爲天上之月是月水中之月是水則豈非所謂不能無碍者乎至如就天地上分理氣則太極理也陰陽氣也就人物上分理氣則健順五常理也魂魄五臟氣也理氣在

物雖曰混淪不可分開然不害二物之各為一
物也故曰就天地人物上分理與氣固不害一
物之自為一物也若就性上論則正如天上之
月與水中之月乃以一月隨其所在而分別言
之爾非更別有一月也今於天上之月則屬之
月水中之月則屬之水亦無乃其言之有偏乎
而況所謂四端七情者乃理墮氣質以後事恰
似水中之月光而其光也七情則有明有暗四
端則特其明者而七情之有明暗者固因水之
清濁而四端之不中節者則光雖明而未免有

波浪之動者也伏乞將此道理更入思議何如

又按前條曰不應與理之發者對舉而併疊言之矣夫升以爲朱子謂四端是理之發七情是氣之發者非對說也乃因說也蓋對說者如說左右便是對待底因說者如說上下便是因仍底聖賢言語固自有對說因說之不同不可不察也次條曰獨不可各就所發而分四端七情之所從來乎夫升以爲四端七情同發於性則恐不可各就所發而分之也伏惟先生以天地之性氣質之性對作一圖子又以四端之情七

情之情對作一圖子參互秤停看如何然後明以回教幸甚幸甚

第三條

至見上下條不煩重論

第四條第六條

按此二條本因來辯下語有偏重處故聊復云云以明四端非無氣之實焉鄙意亦非以孟子所指者爲兼指氣也鄙說固曰性之乍發氣不用事本然之善得以直遂者正孟子所謂四端者也蓋所謂四端者雖曰非無氣而其於發見

之際天理本體粹然呈露無少欠闕恰似不見氣了譬如月映空潭水旣清澈月益明朗表裏通透疑若無水故可謂之發於理也若或以氣參看則豈孟子之旨哉而詗迷藏之戲雖非大升本意而辯氣之間不無如是之弊尋常所自悔懊而不能免者唯願先生指以警之爾

第五條第七條第九條第十二條第十四條

謹按此五條正是誨諭緊要處正是議論盤錯處故輒敢合而論之第五條曰其發各有血脈其名皆有所指第七條曰推其向上根原則實

有理氣之分第九條曰實有理發氣發之分是以異名之第十二條曰四之所從來既是理七之所從來非氣而何第十四條曰孟子之喜舜之怒孔子之哀與樂氣之順理而發凡此云云皆是主張分別之說者大升亦不敢遷就強說只當以誨諭之中之語明之耳敢問喜怒哀樂之發而中節者為發於理耶為發於氣耶而發而中節無往不善之善與四端之善同歟異歟若以為發而中節者是發於理而其善無不同則凡五條云云者恐皆未可為的確之論也若

以爲發而中節者是發於氣而其善有不同則凡中庸章句或問及諸說皆明七情兼理氣者又何所著落而誨諭纏縷以七情爲兼理氣者亦虛語也詳此兩端其是非從違必有所歸一者未知先生果以爲何如也若於此而猶有所未判則正所謂必待後世之䓁文公者非大升之所敢知也伏幸精察如何如何且四則理發而氣隨之七則氣發而理乘之兩句亦甚精密然鄙意以爲此二箇意思七情則兼有而四端則只有理發一邊爾抑此兩句大升欲改之曰

情之發也或理動而氣俱或氣感而理乘如此
下語又未知於先生意如何子思道其全時固
不用所從來之說則孟子剔撥而說四端時雖
可謂之指理發一邊而若七情者子思固已兼
理氣言之矣豈以孟子之言而遽變爲氣一邊
乎此等議論恐未可遽以爲定也氣之順理而
發無一毫有碍者便是理之發矣若欲外此而
更求理之發則吾恐其揣摩摸索愈甚而愈不
可得矣此正太以理氣分說之弊前書亦以爲
稟而猶復云云焉苟曰未然則朱子所謂陰陽

五行錯綜不失端緒便是理者亦不可從也幸
乞詳證何如

第八條第十六條

按鄙書所稟來辯之說不能無出入及存省之功有所不可者乃率意妄肆之語固可恐懼然當時下語亦有所指而發目今條列中七情不專是氣之說善惡未定之說猥蒙印可而第一書亦已修改則前日狂誕之喜乃成虛說矣不須更以云云也伏惟垂亮

第十條第十一條

大升謂泛論則無不可者以其因說者而言之
也著圖則有未安者以其對說者而言之也若
必以對說者而言之則雖用朱子本說恐未免
錯認之病如何如何

第十三條孟子剔言伊川兼言

大升引朱子說凡五條蓋欲發明本性氣質之
說所謂餘論相發者初非有意於引此以明情
之不可分也先生反以主張分別之意而乃併
此條疑之置之於終不能從之類雖大升之愚
陋在所不取而其如朱子之言何哉恐非明道

無私之旨也若必欲就此言而窮究之則孟子剔出而言性之本者似就水中而指言天上之月也伊川兼氣質而言者則乃就水中而指其月耳此所以為不可離也若氣自是氣性自是性之云則正如水自是水月自是月固不相夾雜者也鄙閣如是伏乞批鑿可否何如

第十五條一有之而不能察

謹詳此條所諭雖極反復而亦以彊說難通蓋章句或問之意本非如是而今乃云云不知先生何為有此見解耶既蒙提誨不敢不竭愚慮

按大學傳文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云云凡四有字以愚觀之此有字非偶有之有乃故有之有故章句以為一有之而不能察云云而輯註又有期待留滯偏繫之云也又語類曰只是這許多好樂恐懼忿懥憂患只要從無處發出不可先有在心下看來非獨是這幾項如此凡是先安排要恁地便不得如人立心要恁地嚴毅把捉少間只管見這意思到不消恁地處也恁地便拘逼了有人立心要恁地慈詳寬厚少間只管見這意思到不消恁地處也恁地便流入

於姑息苟且詳此數段恐非如先生所解也況說心之病使人察以正之者乃是正心之事緣何更謂未說到正心處耶且此章之旨本欲使人心得其正如鑑之空如衡之平而感物之際應之皆中其節也若不當惻隱時先有惻隱之心不當羞惡時先有羞惡之心亦恐不得其正也定性書所謂忘怒去者乃指不中節者而言引以云云亦不敢曉若以為不然則語類所謂有件喜事不可因怒心來忘了所當喜處有件怒事不可因喜事來便忘了怒者與定性書所

云未知果何如也更望開示曲折何如區區不勝大願

末條

伏詳此條誨諭說盡大升之病極其深痼處苟非先生愛人無已之盛德何以至此幸甚幸甚所當終身佩服不敢忽忘者也然亦有私懇不敢不布聞伏幸俯察何如大升前日之書引朱子與湖南諸公書云云者正欲發明學者不可偏執一語之意耳固無未滿朱子所說之意亦無指斥記者之語不知先生何以有此教耶惶

恐之懷無以仰揄但其中偶發而偏指之語似涉先生所訶者然此語乃對備陳周該之語而發也非敢以未滿而指斥之也嘗觀中庸或問曰聖賢之言固無發端而未竟者學者尤當虛心悉意以審其歸未可執其一言而遽以爲定也此言豈不公且明乎苟或不能虛心悉意而遽執一言以駕諸說則其驅率聖賢之言以從己意之弊必有不可勝言者矣抑單傳密付之論似所未安朱子平生著書立言以詔後學煥然如日月行天使有目者皆可觀豈有靳秘宗

旨以付一人之理哉吾恐聖賢心事不如是之淺陋而隘也若果如是則所謂鴛鴦繡出從人看莫把金針度與人者正不必訶也且諭曰使吾友平時看語類見此語則必不置疑於其間今既以鄙說為非而力辨之而朱子此語乃某所宗本則不得不併加指斥而後可以判鄙語之非而取信於人故連累至此此固某僭擬前說之罪大升之狂愚無知固宜有獲罪於先覺者然若以此而獲罪則亦有未敢甘心者也先生所諭無乃責人太迫而待人不恕者乎亦近

於意有不平而反爲至公之累也凡人爲學雖有淺深然其心則固欲其皆入於善爾非欲自處於詭詐之地而外徼爲學之名也若爲學而先以此爲心則所謂爲學者果何心耶此雖世間反覆無狀之人亦有所不忍爲宜乎大升之所不敢甘心也伏乞更加諒察何如無任愧懼之至

後論以虛爲理之說

誨諭曰論虛靈處以虛爲理之說云云所論至當無復改評矣但鄙書本文則以論理虛爲一

段論虛靈為一段各成界限今乃合而言之也
然此則不必論也論引朱子論無極而太極處
一段而曰若此之言可謂四方八面周徧不倚
攧撲不破矣此固切至之論而所引諸書頗有
偏擧之弊恐非周徧之旨也謹按易大傳曰形
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而程子曰唯
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又曰須著如此說器亦
道道亦器也斯豈非周徧不倚攧撲不破者乎
程子又曰離陰陽則無道陰陽氣也形而下也
道太虛也形而上也朱子曰形而上底虛渾是

道理形而下底實便是器者皆謂此也今乃獨遺下一截而偏舉上一截何耶中庸言君子之德始自下學為己謹獨之事推而言之以訓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又贊其妙至於無聲無臭而後已焉則其言固自有指而朱子亦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是就有中說無無極而太極是就無中說有則其意自可見也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其言之似有支節也然朱子於中庸或問以虛者仁之原為未瑩

而程子亦曰橫渠淸虛一大之說使人向別處走不若且只道敬則此等言句亦或容有可思處也以此推之恐不可徒据虛之一字而便欲著爲成說也朱子嘗論太極圖主靜之說曰靜字只好作敬字看若以爲虛靜則恐入釋老去此言固有味也愚意以爲不若用眞實無妄中正精粹等語以形容理字庶可不偏而無弊也若欲必用虛字亦當改之曰理之爲體至虛而實至無而有故其在人物無加無損而無不善如此下語未知何如伏幸深留商量而更賜敎

焉

四端不中節之說

按四端不中節之云乍看似可駭鄙意亦疑其未蒙印可今果然也然鄙說初亦不謂孟子本旨如是也特以常人之情不能無如是者耳而其說亦有所從來也語類論孟子四端處一條曰惻隱羞惡也有中節不中節若不當惻隱而惻隱不當羞惡而羞惡便是不中節此乃就孟子所已言發明所未備極有意思不可不深察也蓋孟子發明性善之理而以四端言之其大

槩雖曰無不善而亦未說到細密處也自古聖
賢者少而愚不肖者多生知者少而學知困知
者多苟非生知之聖其所發之四端安能必保
其粹然天理乎亦恐不能無氣稟物欲之敲也
今乃不察乎此而徒以四端為無不善而欲擴
以充之則吾恐其明善之未盡而力行之或差
也況如大升者在常人尤最下者氣質駁雜而
物欲衮纏常於日用之間密察其所發之端則
中節者少而不中節者多故前者敢以為稟或
意其幸有所契也今詳所諭固為至當然以語

類觀之恐不可如是勾斷也伏乞精察如何
建圖立說固當爲知者而作不當爲不知者而發
誨諭固當然嘗觀明道先生之言曰凡立言欲
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此意亦不
可不察也按天命圖雖曰皆本聖賢之旨然細
看其間不無支離破碎之病質以聖賢之旨亦
多有所未合何耶今亦未暇逐一條禀只以鄙
意擬定圖子錄在左方仰祈裁正此事固知僭
踰然鄙意所未安亦不敢不陳也且從古圖書
皆以上下爲位而擬上於南擬下於北今此圖

則乃以南北為位而擬北於上擬南於下此甚未喻易大傳曰天地定位而邵子曰乾坤定上下之位此乃天地自然之易正朱子所謂更不可易者今而易之雖復費力分疏而亦恐其意所未合也如何如何伏幸重賜詳證以開蔽惑何如

# 擬定天命圖

俚俗相傳之語非出於胡氏
謏論亦嘗然亦有說焉大升檮陋寡與早歲雖
嘗讀書作文然只為科名利祿計耳同年嘗知
有聖賢之學也二十歲後頗幸從遊於先生長
者之後乃得粗聞其說而竊有志焉然其鹵莽
滅裂者亦甚矣嘗疑性情之說而問之於人則
皆舉胡氏之說以應之大升心以為疑則問之
曰情無不善四端固然若七情又何為有不善
耶應之者曰七情乃發於氣耳大升尤以為疑
又從而再問之他人則其說皆然隨問輒然綜

復異趣此固若可信也而鄙心未敢深以爲然
時時讀聖賢之書以求其說則亦多有所未合
者乃取性理大全論心性情處及中庸諸說反
復參考則鄙心亦若有所得於其間者而前日
之所闕尤覺未然也前年在都下與鄭丈論此
說鄭丈亦引胡氏語爲主大升以爲未然而引
中庸諸說以證之則鄭丈於其分別言之者甚
明而於其渾淪言之者頗似未瑩於是乃知是
說者果出於胡氏而近世諸公之論多襲一軌
者亦出於是也頃來伏奉辯論兼得語類所論

可以盡祛前疑合為一說而又取諸書參證之則亦覺其說似是緒言餘論發明所未備非可以專主者也故前日鄙書輒以為稟焉今者遠辱回諭至詳且悉向來之疑頗覺釋然而其所疑世俗之論出於胡氏者亦不敢自昧也蓋鄭丈之說出於胡氏者大升所的知而近世諸公之論如此類者亦多有之不遡其源而探其流不循其本而逐其末又有旁落側出之說如性先動心先動之云非常差謬不可諱也然則諸公雖或稱寃不已而亦恐其歸於無實矣辯之

域也縱言至此悚仄之深伏惟恕裁幸甚幸甚
右區區意見不敢有隱於左右謹已控瀝肺
肝羅列而陳之矣伏惟先生幸以一字示可
否何如抑此間更有一言輒復仰瀆併乞俯
採大抵性情之說以中庸章句或問延平說
及程子好學論朱子性圖動靜說答二胡書
爲主而參以語類之說自覺大小大分明而
先生必欲主張分别之說不以諸說爲主而
寧以語類爲定至乃謂之單傳密付而其所
以證之於圖象之於辯者必用對說皆成兩

片如陰陽剛柔之有對待上下四方之有定位無復渾淪貫徹之意此意未知果何如亦恐不無先入為主之累也伏幸竊索何如僭率之甚死罪死罪大升謹稟

此間有一後生從洛下遺書勸大升以姑停辯詰更以深思自得為急務且曰紛然往復之際意味氣像不無為辭氣所害云云此誠藥石之言於鄙心深有所感焉今奉誨諭亦欲從此規蓋姑停論難而反復更思則此段所論其大處已同而只小小節目未契若於

此而遂止則恐終無以自信於性情之際故
敢冒昧以畢其說焉抑程子所謂不有益于
彼則有益于我者乃至公之論也固不可挨
私避嫌而姑為遷就其說也此意如何幸乞
勘破大升又稟
大升既具此後又從而反復之則見得其間
亦有說不盡處蓋自家道理猶未能自信故
其於議論之際亦不免避嫌遷就之私此便
是不忠不信之端深可恐懼也伏惟先生剛
健篤實輝光日新固非新學小生所能窺其

涯涘者然此因往復之論恒切鑽仰之心則於其一二近似者或可隱度論也竊觀誨諭之說不無偏倚之弊此正坐太以理氣分說之失如第二條所謂人之一身理與氣合而生故二者互有發用而其發又相須也互發則各有所主可知相須則互在其中可知云云者實乃受病之原不可不深察也夫理氣之際知之固難而言之亦難前賢尚以為患況後學乎今欲粗述鄙見仰祈鐫曉而辭不契意難於正說出來姑以一事譬之譬如日

之在空也其光景萬古常新雖雲霧滃渤而其光景非有所損固自若也但爲雲霧所蔽故其陰晴之候有難齊者爾及其雲消霧卷則便得徧照下土而其光景非有所加亦自若也理之在氣亦猶是焉喜怒哀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理渾然在中者乃其本體之眞而或爲氣禀物欲之所拘蔽則理之本體雖固自若而其發見者便有昏明眞妄之分焉若盡去氣禀物欲之累則其本體之流行豈不猶日之徧照下土乎朱子曰氣則能凝

結造作理却無情意無計度無造作只此氣凝聚處理便在其中正謂此也今曰互有發用而其發又相須則理却是有情意有計度有造作矣又似理氣二者如兩人然分據一心之內迭出用事而互爲首從也此是道理築底處有不可以毫釐差者於此有差無所不差矣伏乞評論何如大升謹再拜奉書

正月既望後學高峯奇大升頓首再拜謹上

退溪先生座前

與存齋書

向者往復至三說而止猶是未結公案其間亦有一二欲畢其愚者中復思之辨析義理固當極其精博顧其所論條緒猥繁辭說汗漫或有鄙見包羅不周趍詣未及處往往臨時搜採先儒之說以足已闕以爲報辨之說此與擧子入場見題獵故實以對逐條者何異假使如此得十分是當實於身已無一毫貼近只成鬪爭競以犯聖門之大禁況未必眞能是當耶由是不復作意奉報如前之勇只因來誨兩人馱物之喻戲成一絶今以說呈兩人馱物重輕爭商度低昂亦已平更勉乙邊歸盡

甲幾時馱勢得句停呵呵

答上退溪先生書

向來四七之說不揆鄙滯歷陳管見幾於傾倒無餘者唯欲仰承提誨以求真是而其間或不能無異同之論蓋亦因其所見而發非敢故爲紛紛也曾奉回諭總句一首深用惘然意其無復有更稟之端故久不敢仰叩想先生閑中深玩必益精而益明也適因閑寂時復思索則頗見前日之說有所未究者故敢述後說一篇總論一篇欲以仰稟而無便未附今幷上呈伏幸鑑察何如

# 四端七情後說

四端七情之說前此認得七情之發而中節者與四端不異故有疑於理氣之分屬以爲情之發也兼理氣有善惡而四端則專指其發於理而無不善者言之七情則固指其兼理氣有善惡者言之焉若以四端屬之理七情屬之氣則是七情理一邊反爲四端所占而有善惡云者似但出於氣此於言語之間不能無可疑者也然以朱子所謂四端是理之發七情是氣之發者參究反復終覺有未合者因復思之乃知前日之說考之有未詳而

察之有未盡也孟子論四端以為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夫有是四端而欲其擴而充之則四端是理之發者是固然矣程子論七情以為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夫以七情之熾而益蕩而欲其約之以合於中則七情是氣之發者不亦然乎以是而觀之四端七情之分屬理氣自不須疑而四端七情之名義固各有所以然不可不察也然而七情之發而中節者則與四端初不異也蓋七情雖屬於氣而理固自在其中其發而中節者乃天命之性本然之

體則豈可謂是氣之發而異於四端耶来書謂孟子之喜舜之怒孔子之哀與樂是氣之順理而發無一毫有礙及各有所從来等語皆覺未安夫發皆中節謂之和而和即所謂達道也若果如来說則達道亦可謂是氣之發乎此又不可不察也朱子嘗曰論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此正理發氣發之論也大升嘗引此語以為是理之發者專指理言是氣之發者以理與氣雜而言之者無甚碍理而不蒙察納無乃下語不審而然耶来辯所謂情之有四端七情之分猶性之有本性氣禀之異者與鄙見似不異未知其何以不察以為本同而趨異耶夫

所謂氣質之性以理與氣雜而言之者蓋以本然之性墮在氣質之中故謂之雜而言之然氣質之性之善者乃本然之性非別有一性也然則鄙說謂七情之發而中節者與四端同實而異名云者疑亦未害於理也第於四端七情理氣之辯不能斷置分明故其說頗倚於一編而辭氣之間亦不能無失今敢撮而論之仰稟批誨焉其他詞句之未當者今不暇一一剖析以祈鐫鑿亦以大者旣同則其小者無俟於強詰而終歸於必同也伏乞明賜回諭幸甚幸甚

## 四端七情總論

朱子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未感也純粹至善萬理具焉所謂性也然人有是性則即有是形有是形則即有是心而不能無感於物感於物而動則性之欲者出焉而善惡於是乎分矣性之欲即所謂情也此數言者實釋樂記動靜之義語雖約而理則該其於性情之說可謂竭盡無餘蘊矣然其所謂情者乃喜怒哀懼愛惡欲之情也與中庸所謂喜怒哀樂者同一情夫既有是心而不能無感於物則情之無理氣者可知也感於物而動而

善惡於是乎分則情之有善惡者亦可知也喜怒哀樂發皆中節者即所謂理也善也而其發不中節者則乃由於氣稟之偏而有不善者矣若孟子之所謂四端者則就情之兼理氣有善惡上剔出其發於理而無不善者言之也蓋孟子發明性善之理而以四端爲言則其發於理而無不善者又可知也朱子又曰四端是理之發七情是氣之發夫四端發於理而無不善謂是理之發者固無可疑矣七情兼理氣有善惡則其所發雖不專是氣而亦不無氣質之雜故謂是氣之發此正如氣質

之性之說也蓋性雖本善而墮於氣質則不無偏
勝故謂之氣質之性七情雖兼理氣而理弱氣強
管攝他不得而易流於惡故謂之氣之發也然其
發而中節者乃發於理而無不善則與四端初不
異也但四端只是理之發孟子之意正欲使人擴
以充之則學者於四端之發可不體認以擴充之
乎七情兼有理氣之發而理之所發或不能以宰
乎氣氣之所流亦反有以蔽乎理則學者於七情
之發可不省察以克治之乎此又四端七情之名
義各有所以然者學者苟能由是以求之則亦可

以思過半矣且或問看得來如喜怒愛惡欲卻似近仁義朱子曰固有相似處其曰固有相似處而不正言其相似則意固有在也今之論者多以喜怒哀樂配仁義禮智未知於朱子之意果何如也蓋七情四端之說各是發明一義恐不可滚合爲一說此亦不可不知者也

答存齋書 係節文

四端七情總說後說兩篇議論極明快意惹纏紛拏之病眼目儘正當能獨覩昭曠之原亦能辨舊見之差於毫忽之微頓改以從新意此尤人所難

者甚善甚善所論鄙說中聖賢之喜怒哀樂及各有所從來等說果似有未安敢不三復致思於其間乎嘗反隅以求教今茲未及俟子中西行日謹當一一

## 與存齋書 條節文

前寄示四七兩說反復玩繹昔人所謂始參差而異序卒爛熳而同歸真不虛也已於前書略道之非久想得說閱其所未盡者今言之其以喜怒哀樂配仁義禮智固有相似而未盡然向者圖中亦因其近似而聊試分書非以為真有定分配合如

四德之與仁義禮智也其言是理之發專指理言是氣之發者以理與氣雜而言之滉曾以此言為本同末異者鄙見固同於此說所謂本同也顧高明因此而遂謂四七必不可分屬理氣所謂末異也苟向日明見崇論如今來兩說之通透脫洒又何末異之有哉抑嘗欲謄取吾兩人往復論辨文字為一冊時自觀省以攻瑕纇而間有收拾不上者為恨丙寅至月初六日滉頓

四端七情分理氣往復書卷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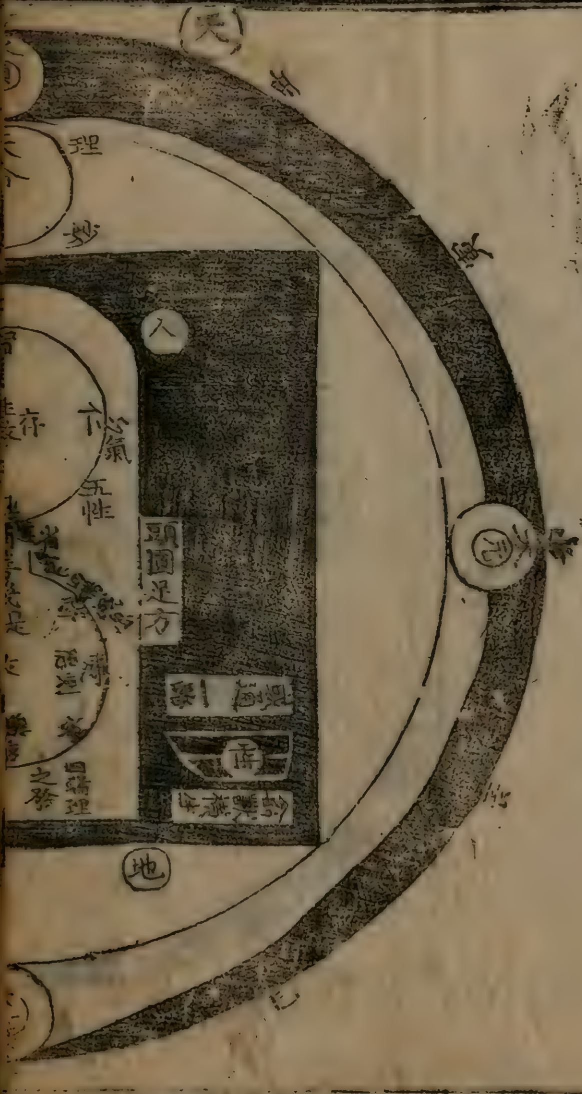
# 四端七情分理氣往復書附錄

## 天命圖說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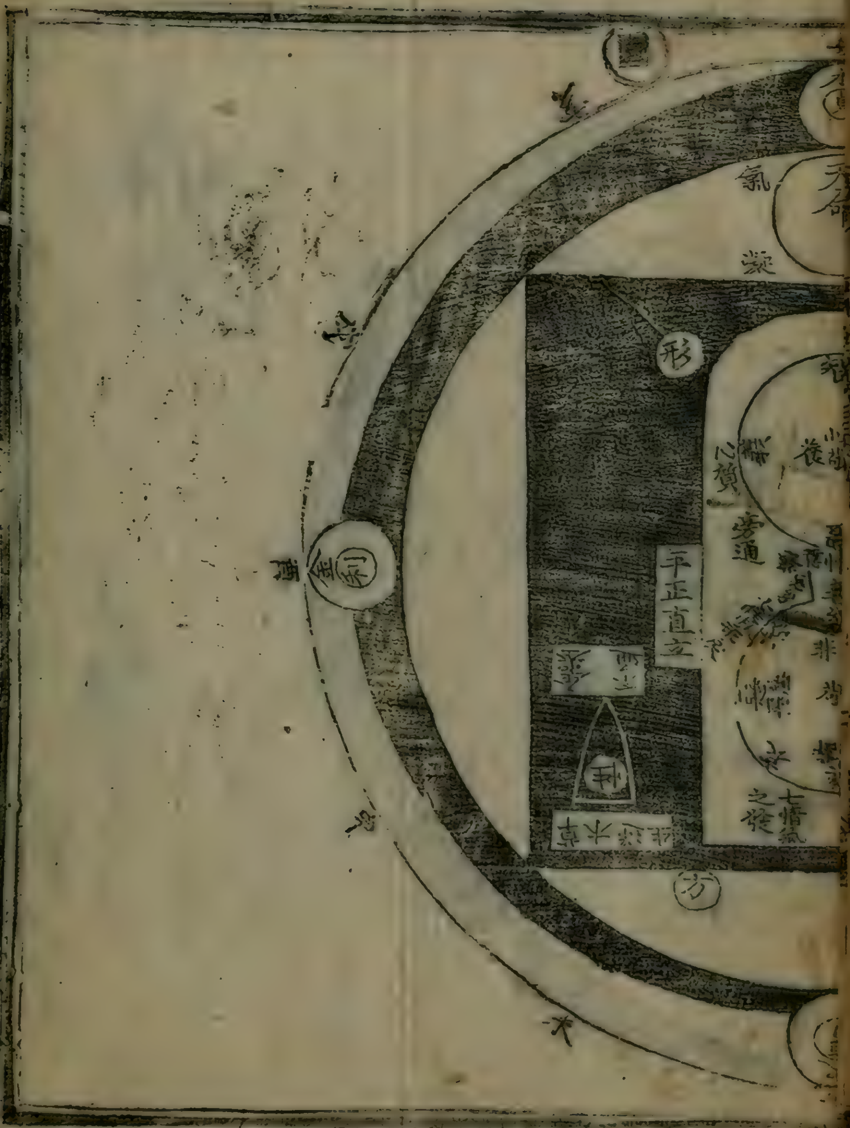
正德己卯思齋金先生被微譴而退卜居于高峯之芒洞洞實之雲所居里也嘗遊其門受學焉嘉靖戊戌先生被召還朝之雲失其依歸與舍弟之霖講學于家論及天人之道則之霖以幼學患其無據莫能窺測余於是試取朱子之說見性理大全論人物之性參以諸說設為一圖而又為問答名曰天命圖說曰與舍弟講之此初非欲示諸人而作也然圖既草則

亦不可不見正於長者遂取質于慕齋思齋兩先生兩先生不深責之且曰未可輕議姑俟後日不幸兩先生相繼以歿嗚呼痛哉由是此圖之草無所見正而余之學問日就荒蕪幾不能自振去年秋退溪李先生誤聞不肖之名躬問者再三之雲感其殷勤齋沐以進退溪欣然出見因語及天命圖之雲以直告之因請證正之意退溪稍假肯色余退而私自賀曰吾喪兩先生後意謂更不得賢師友而求進今得退溪吾無憂矣常往來質問

是圖退溪證以古說參用已意補其所欠刪其所剩卒成完圖其賜已厚又從而爲之說附其後而教之其幸孰大焉非徒余之幸也在昔兩先生姑俟後日之志今始副焉是尤幸之大也余故首記作圖之由次及定圖之事以藏于家如有同志者出其亦有以知退溪考證之意也嘉靖甲寅正月朔朝秋巒居士雞林鄭之雲序




思維復善圖三


形
氣
手正直立
旁通
方

# 天命圖說

問天命之義可得聞歟曰天即理也而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是也（四者之實曰誠）蓋元者始之理亨者通之理利者遂之理貞者成之理而其所以循環不息者莫非真實無妄之妙乃所謂誠也故當二五流行之際此四者常寓於其中而為命物之源是以凡物受陰陽五行之氣以為形者莫不具元亨利貞之理以為性其性之目有五曰仁義禮智信故四德五常上下一理未嘗有間於天人之分然其

所以有聖愚人物之異者氣爲之也非元亨
利貞之本然故子思直曰天命之謂性蓋二
五妙合之源而指四德言之者也理本一也其德至於四者何也曰理太極也太極中本無物事初豈有四德之可名乎但以流行後觀之則必有其始有始則必有其通有通則必有其遂有遂則必有其成故其始而通通而遂遂而成而四德之名立焉是以合而言之則一理而已分而言之則有此四箇理故天而一理命萬物而萬物之各有一性者此也

右第一節論天命之理

問天旣有四德而命萬物則所謂五行者亦
何道歟曰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纔有理便有

氣朕焉纔有氣便有理從焉理爲氣之帥氣爲理之卒以遂天地之功所謂理者四德是也所謂氣者五行是也而其於流行之際元爲始物之理則木之氣承之以生亨爲通物之理則火之氣承之以長利爲遂物之理則金之氣承之以收貞爲成物之理則水之氣承之以藏土則俱旺四季此天之所以具四德五行而成其道者也

右第二節論五行之氣

聞天以四德五行而成其道者固也然於圖

以四德五行同位合書而五行則圖書于陰陽之中四德則又就其裏爲圖而書之者何歟曰理外無氣氣外無理固不可斯須離也而其分則亦不可相紊而無其別也况陰陽五行本非二物是以於五行則置陰陽中而必含其四德以示五行爲一陰陽而各一其性也四德則圖書於五行之裏以示理終不雜乎氣而亦不離乎氣也

右第三節論理氣之分

問既曰元爲始物之理而木之氣承之以生

則其生物之源宜本於木而於圖必本於水者何耶曰元固為始物之理木亦為生物之氣而其所以為元之理不出於元而出於貞其所以為木之氣不出於木而出於水故貞為成物之理而亦有始之之理水為藏物之氣而亦有生之之氣此水之所以承貞之德以為生物之源者也是故凡物之生也其形則雖待木之氣而成其所以形之之原實眹於水之氣矣何以知其然也蓋物之所以生者其初也莫不先禀乎水之氣漸以凝聚久

而後堅固而成形焉至於天地之所以生者亦莫不先以水氣而成此理先儒之論已悉玆不復贅然則生物之原所以本於水者何足疑乎

右第四節論生物之原

問人物之生也其所受之性均是天地之理所禀之形均是天地之氣然則人與物本無間也今於人形則必白其全體以為五性旁通於禽獸則必於性圈上下白其一線之路以為或通一路於草木則白其性圈而黑其

全體以爲全塞不通此何義耶曰天地之間理一而氣萬不齊故究其理則合萬物而同一性也論其氣則分萬物而各一氣也何者理之爲理其體本虛虛故無對無對故在人在物固無加損而爲一焉至於氣也則始有陰陽對立之象而至爲其根故陰中不能無陽陽中不能無陰陰中陽之中又不能無陰陽中陰之中又不能無陽其變至於十百千萬而各不能無對焉然則凡物之受此理氣者其性則無間而其氣則不能無偏正之殊

矣是故人物之生也其得陰陽之正氣者爲人得陰陽之偏氣者爲物人旣得陰陽之正氣則其氣質之通且明可知也物旣得陰陽之偏氣則其氣質之塞且暗可知也然就人物而觀之則人爲正物爲偏就禽獸草木而觀之則禽獸爲偏中之正草木爲偏中之偏故禽獸則其氣質之中或有一路之通草木則只具其理而全塞不通焉然則其性之所以或通或塞者乃因氣有正偏之殊也其形之所以或白或黑者乃亦氣有明暗之異也

夫何有他義於其間哉人與禽獸草木之形所以有圓方橫逆之不同者何耶曰人物之形所以異者亦陰陽二氣之所致也蓋陽之性順而平陰之性逆而倒故人爲天地之秀子而爲陽故頭必知天足必如地而平正直立物爲天地之偏塞子而爲陰故形不類人而或橫或逆然禽獸則乃爲陰中之陽故生不全倒而爲橫草木則乃爲陰中之陰故生必逆而爲倒此皆稟氣之不同而氣有順逆之所致也

右第五節論人物之殊

問人心所具可得而分言之歟曰天之降命于人也非此氣無以寓此理也非此心無以寓此理氣也故吾人之心虛理而且靈氣爲理氣之舍故其理卽四德之理而爲五常其

氣即二五之氣而爲氣質此人心所具皆本乎天者也然而所謂五常者純善而無惡故其所發之四端亦無有不善所謂氣質者非本然之性故其所發之七情易流於邪惡然則性情之名雖一而性情之用則不得不異矣至於曰性曰情之所以該具運用者莫非此心之妙故心爲主宰而常統其性情此人心之大槩也曰然則情在心圈之外何也曰五行本當在陰陽之圈而濂溪之圖出於圈外蓋爲圖而別之不得已而然爾

右第六節論人心之具

問性情之目必與四德五行相準以列之者何耶曰人之五性四端固與天之四德相應而各有攸屬矣惟七情之分似爲參差然以類推之亦各有合焉若喜愛之於木樂之於火怒惡之於金哀之於水欲之配于土而無不在焉是也此天人之所以爲一體也

右第七節論性情之目

問意下有善幾惡幾之分何耶曰意者心之所發而心者性情之主也故當此心未發之

前如太極具動靜之理而未判為陰陽者也
一心之內渾然一性純善而無惡矣及此心
已發之時如太極已判而動為陽靜為陰者
也於斯時也氣始用事故其情之發不能無
善惡之殊而其端甚微於是意為心發而又
挾其情而左右之或循天理之公或循人欲
之私善惡之分由玆而決焉此所謂意幾善
惡者也雖然善之發也原於固有故直遂而
順惡之萌也出於本無故旁橫而戾此趙致
道誠幾圖之所為作而於此取以為說者也

右第八節論意幾善惡

問人物通塞之分由氣有正偏之殊者既得聞命矣吾人也皆得氣之正者也然亦有上智中人下愚三等之殊何耶曰人之氣正則正矣而其氣也有陰有陽則其氣質之稟亦豈無清濁粹駁之可言乎是以人之生也稟氣於天而天之氣有清有濁稟質於地而地之質有粹有駁故稟得其清且粹者為上智而上智之於天理知之既明行之又盡自與天合焉稟得其清而駁濁而粹者為中人而

中人之於天理一則知有餘而行不足一則
知不足而行有餘始與天有合有違焉禀得
其濁且駁者爲下愚而下愚之於天理知之
既暗行之又邪遠與天違焉此人之禀大槩
有三等者也雖然理氣相須無乎不在則雖
上智之心不能無形氣之所發理之所在不
以智豐不以愚嗇則雖在下愚之心不得無
天理之本然故氣質之美上智之所不敢自
恃者也天理之本下愚之所當自盡者也是
故禹大聖人也而舜必勉之以惟精惟一顏

子大賢人也而夫子必道之以博文約禮至於大學學者事也而曾子必以格致誠正爲知行之訓中庸教者事也而子思必以擇善固執爲知行之道然則學問之道不係於氣質之美惡惟在知天理之明不明行天理之盡不盡如何耳

右第九節論氣質之稟

問心裏之敬與存養及情意之省察與敬何謂也曰人之受命于天也具四德之理以爲一身之主宰者心也事物之感於中也隨善

惡之幾以爲一心之用者情意也故君子於此心之靜也必存養以保其體於情意之發也必省察以正其用然此心之理浩浩然不可摸捉渾渾然不可涯涘苟非敬以一之安能保其性而立其體哉此心之發微而爲毫釐之難察危而爲坑塹之難蹈苟非敬以一之又安能正其幾而達其用哉是以君子之學當此心未發之時必主於敬而加存養工夫當此心已發之際亦必主於敬而加省察工夫此敬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而通貫體用

耆也故圖之切要之義尤在於此也

右第十節論存省之要

## 後叙

滉自筮仕來寓居漢陽之西城門內者前後二十年而尚未與鄰居鄭靜而相識往來也一日姪子寯於何得所謂天命圖者來示其圖與說頗有舛誤問寯何人所作則曰不知也其後稍尋問之始知其出於靜而於是因人叩靜而求見本圖已而又求見靜而皆往復數三而後肯焉則滉前日之僻陋寡與爲

可愧矣滉因謂靜而曰今此圖與寯所傳者不同何歟靜而曰向者學於慕齋思齋兩先生門下聞其緖論退而與舍弟共講求旨歸顧患其性理微妙無所准明試取朱子之說參以諸說作爲一圖捧而質疑於慕齋先生先生不以謬妄斥之置之案上凝思累日請其誤處則曰非積功未可輕議或有學者踵門而至則出示而語之既又質之思齋先生亦不呵禁是乃兩先生誘進狂簡之意非謂其圖之可傳也不意彼時諸生因以謄本傳

之士友間厥後吾自覺其非而改之者亦多所以有前後之異而尚未有定本焉之雲竊自愧懼願有以證正而辱教之幸甚滉曰然兩先生所以不輕議是非者固必有深意存焉而在今日吾輩講學如覺有未安處則又安可苟同曲護終不辨其是否耶況士友之傳皆曰曾經兩先生之是正而仍未免有差則其為師門之累不亦大乎靜而曰此固之雲夙昔之憂敢不虛已以聽滉遂引證太極圖及說而指點曰某誤不可不改某剩不可

李恒字恒之号一齋
松堂门人

不去甚欠不可不補何如靜而皆言下領肯
無咈吝之色惟滉言有未當者則必極力辨
難要歸之至當而後已焉而并擧湖南士人
李恒所論情不可置氣圖中之說以爲集衆
長之資旣數月靜而以所改圖及附說來示
滉復相與參校整完雖未知其果爲無謬與
否而自吾輩所見殆竭其所可及者矣於是
揭諸座右朝夕潛心玩繹庶幾因圖自牗啓
發其衷而有少進益也一日客有扣門過之
者見而謂滉曰聞鄭生有天命圖而子爲之

考證者其謂是歟曰然曰甚矣鄭生之僭踰而吾子之愚妄也滉瞿然曰何謂也客曰河洛呈瑞羲禹因之而作易範五星聚奎周子應之而建圖說由是觀之圖書之作皆出於天意而必有聖賢者作然後始可為也彼鄭生何人而敢為圖子亦何人而敢效尤歟滉起而拜謝曰書生倍古率意抵冒僭越至此蒙吾子責譬之厚庶免罪過幸孰大焉雖然使斯圖違經旨出私見創立別義則不唯吾子之識之人人所當攻之不唯獲罪於先正

亦且獲戾於天矣今是圖也不過用朱子說據太極之本圖達中庸之大旨欲其因顯而知微相發而易曉如斯而已何深過之有客艴然曰子欺余哉周子之圖由太極而五行爲三層氣化形化又爲二層此圖則只塊然一圈子耳何爲其同也混曰客誠謂太極二五有三層耶氣化形化又出於三者之外而別有二層耶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而二之化即一之爲也故渾論言之只一而已矣顧周子爲圖以示人不得不分而爲五

爾客曰然則此亦爲圖以示人何不如周子
分一而爲五乃反合五而爲一玆非其立異
耶曰各有所主濂溪闡理氣之本原發造化
之機妙不分爲五無以曉人是圖因人物之
稟賦原理氣之化生不合爲一不成位置皆
不得已而爲之者也而況就人位而觀之所
謂分一爲五者宛然畢具其義已備於濂溪
圖說此不過卽圖說而畫出之耳非有異也
客曰太極圖陰中有陽陽中有陰而此無之
太極圖無元亨利貞而此有之太極圖無地

與人物之形而此有之何耶曰陰之自子至
午爲陽中陰陽之自午至子爲陰中陽圖與
濂溪皆然也但彼主於對待故包客在主之
中此主於運行故當時者在裏成功者在表
其實一也濂溪圖說曰五行之生也各其一
性性即理也則彼所謂五行之性即此元亨
利貞之謂也豈可謂彼無而此有之乎若夫
地與人物之形亦於其圖說取之所謂眞精
妙合成男成女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
無窮者非人物而何吾固曰此圖因人物之

稟賦原理氣之化生而作則地亦一物也然
則形人物而并形地皆有所祖述子何疑有
無同異於其間哉客曰子謂此於太極圖有
所祖述者似矣然太極圖左為陽右為陰本
於河圖洛書前午後子左卯右酉之方位固
萬世不易之定分今圖一切反是而易置之
不亦踈謬之甚耶滉曰不然此非方位之易
置也第因觀者之於圖有賓主之異耳何者
河洛以下凡圖書之位皆自北為主而觀者
亦由北從主而觀之是圖與人無賓主之分

故前後左右東西南北皆不易也今此則圖爲主在北觀者爲賓在南由賓而向主自南而觀北故其前後左右由觀者之向背而互易耳非天地東西南北之本位有變也此其曲折之似殊而意義則無不同也曰河洛先後天等皆由下而始而此則由上而始何耶曰是亦做太極圖而然也而太極圖所以必由上而始者請言其故自北面南而分前後左右仍以後子爲下前午爲上者河洛以下皆然也其所以然者陽氣始生於下而漸長

以極於上北方陽氣之始生也彼圖書率以
陰陽消長爲主而以陽爲重則由北而始於
下固當然也至於太極圖則異於是原理氣
而發化機示上天命物之道故始於上而究
於下其所以然者天之位固在於上而降衷
之命不可謂由下而上故也今之爲圖一依
濂溪之舊安得於此而獨違其旨乎當初静
而因河洛之例由下而始改而從濂溪之例
滉之罪也曰太極圖之由上當午方火旺之
次此圖之由上當子方水旺之次是可謂同

乎曰太極圖旣以命物爲主則其圖之上面乃是上帝降衷之最初源頭而爲品彙根柢之極致與河洛等圖以消長爲主者自不同也然則其圖之體只是竪起當中直看下來非偏以南方爲上也明矣今爲是圖自人物稟生之後而推天地運化之原則圖之上面固太極圖之上面也而其所以爲上之位置等級則有不同焉盖太極圖始於太極次陰陽五行而後有妙凝之圈妙凝之圈即其圖所揭天命之圈是也朱子云太極之有動靜

是天命之流行也信斯言也為天命之圖當
始於太極而令乃始於妙合而凝何哉從人
物既生後推而上之至於妙凝處已為極致
故以是尚圖之上而為天命之際接其自五
行陰陽以上則固具於天圓一圖而太極之
無聲無臭又不待摹寫而亘於穆不已於其
中矣然則圖之上面亦豈偏當火旺之次云
爾哉曰然則獨不得如圖之由北面南而置
人物於其間耶且北為上南為下亦有說乎
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

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此言人極之立與天地參也天地之道主北
面南人生其間背陰抱陽亦主北面南而立
是為正位可見其與天地參三之貴矣苟為
不然天地則主北面南而人則自南向北背
陽而抱陰天地為主而人為賓則其名實向
背輕重貴賤皆失其當矣奚可哉且從來圖
書以北為下者北非下也由氣之從下升上
而言耳若此圖自天地定形而言則固北極
高南極下西北高東南下又何疑之有曰人

與禽獸草木之形以方圓橫逆之類分之何
所祖歟曰是固朱子之說而靜而之辨亦悉
矣湜未暇致詳焉曰然則自天命而下心性
情意善惡之分與夫四端七情之發合於子
思周子者可得聞其略歟曰天命之圈即周
子所謂無極二五妙合而凝者也而子思則
就理氣妙合之中獨指無極之理而言故直
以是爲性焉耳分人分物物物各具一太極
者本周子圖說之意而子思之所謂性也心
性之圈即周子所謂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

者也靈者心也而性具其中仁義禮智信五者是也秀者氣與質也右質陰之爲即所謂形既生矣者也左氣陽之爲即所謂神發知矣者也性發爲情心發爲意即五性感動之謂也善幾惡幾善惡分者也四端七情萬事出焉者也由是言之圖之節節皆本於周子圖說而性情之未發已發又豈外於子思之意歟而況敬以存養於靜者是周子之主靜立極而子思由戒懼致中之謂也敬以省察於動者是周子定之脩之之事而子思由謹

獨致和之謂也而惡幾之橫出即小人之悖
出者也則吾謂此圖非私意之創立夫豈借
重厚誣之言哉而學者於此誠能知天命之
備於已尊德性而致信順則良貴不喪人極
在是而參天地贊化育之功皆可以至之矣
不亦偉哉客曰子以圖爲合於子思周子之
道是鄭生與吾子果有得於子思周子之道
乎吾聞之也有德者積中而發外粹面而盎
背在家必達在邦必達今鄭生之窮悴感輒
人皆背馳吾子之庸拙尸忝世而喰外人雖

自知之爲難盍少自反而量己乃相與爲僭妄之歸乎滉曰嘻噫吾始以客爲通人故隨問而跪進之愚抱令使人大失其所圖矣苟如吾子之言是有孔子然後論周公之道有思孟然後學顔曾之學耶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之說皆可廢耶自漢以下論易學者多矣皆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聖耶自宋以後至于當代談天人性命之學者衆矣其人皆周邵程朱之賢也耶夫[illegible]論義理如農夫之說桑麻匠[illegible]之識繩[illegible]各其常事也子

從而尤農夫曰是僭擬為神農也尤匠石曰是妄擬為公輸子也夫神農公輸誠不易及矣然舍是又安從學為農工耶子之説行吾恐繩墨之廢絶而桑麻之蕪沒也昔蜀有箍箭者言易一句而得理君子取之傳於後世此豈必以箍箭者為羲文也哉言可取則取之夫君子之取人也如是君子之不厚責於人而容其志尚如是也今子之言自吾輩得之以自考則為賜甚厚在吾子責人之道得無險且隘耶子何忍慫為是耶容於是儻然

省失釋然有悟逡巡而去遂反關而錄其說以自警且以示靜而云嘉靖癸丑臘平清凉山人謹書上

右圖說癸丑年間先生在都下與鄭公參證完就而其精妙處悉自先生發之也乙卯春南歸而精思修改處頗多故與初本甚有同異謹因改本傳寫如右先生嘗曰其義已具於圖說中至十節則有亦可無亦可戊午春趙穆士敬書

四端七情分理氣往復書附錄 終

四禮七書 二

摘其解[illegible]

以自警且以示靜[illegible]云爾癸丑[illegible]

山人謹書

右圖說癸丑年間往在鄉[illegible]

參證究而其精妙蘊奧自然[illegible]

也乙卯春附以所聞而精思於改竄頗[illegible]

與[illegible]諸[illegible]因附[illegible]

先生嘗曰其義[illegible]

[illegible]